

湖・山之音

【日】川端康成 著



湖・山之音

【日】川端康成 著

林许金 张仁信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福州

湖·山之音

〔日〕川端康成 著
林许金 张仁信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2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 500

ISBN 7—80534—011—0/I·12

10368·272 定价: 2.05元

目 录

湖.....	1
山之音.....	111
山之音.....	111
蝉之羽.....	126
云之焰.....	143
栗之实.....	155
岛之梦.....	175
冬之樱.....	192
朝之水.....	207
夜之声.....	221
春之钟.....	236
鸟之家.....	254
都之苑.....	269
伤之后.....	287
雨之中.....	302
蚊之群.....	313
蛇之卵.....	324
秋之鱼.....	338

湖

桃井银平在夏末，或者说是初秋，出现在轻井泽。他首先买了件法兰绒裤子，把旧裤子换了下来。然后，在崭新的衬衣外面套上件新毛衣。因为雾夜寒冷，藏青色风雨衣也买了。轻井泽这个地方，买件现成的衣服还是很方便的，当然也不乏合脚的鞋。他把换下的旧鞋丢在鞋店里。不过，旧衣裤用包巾捆了起来，不知怎么办才好。要是把它扔在没人住的别墅里，大概明年夏天之前是不至于被人发现的。银平拐进小路，伸手试了试别墅的窗户，护窗板已经钉死了，想砸破它，心里又有一种犯罪感。

银平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否正被当成罪犯而遭到追捕。或许受害者并没有对自己的罪行起诉。银平把那包东西塞进了厨房门外的垃圾箱里。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知是避暑游客邈邈，还是别墅管理人失职，没有清理垃圾箱，他把那包衣服塞进去时，响起了撕裂纸张的声音。垃圾箱的盖子

被那包衣服顶着，盖不太紧。银平并不在意。

不过走了约三十步，他回过头，看到了成群的银色飞蛾从那垃圾箱附近朝着雾中飞去的幻影。银平止步想转身回去，但银色的幻影在头顶上的落叶松朦朦照了一下，便消失了。落叶松象林荫树似的连绵着，深处有个装饰着花灯的拱门。原来是家土耳其澡堂。

银平一进院子就摸了摸脑袋。鬓型似乎修得还不错。银平有一手用刮胡子刀片给自己理发的本事，常常令人惊讶。

人称土耳其女郎的助浴女佣人，把银平带进浴室。女郎把门从里面关好，脱下白色罩衣，腹部以上就只罩了个乳罩。

银平见女郎要给他解雨衣扣子，不由得退了一步，随后就听凭她摆布了。她跪在他脚边，连他的袜子也给脱了。

银平下了香水浴池。由于瓷砖的颜色，洗澡水都象是翠绿的。香水味并不怎么好，但银平刚偷偷地从信浓的一个个简易客栈溜过来，对他来说，却象花的芳香。又爬出香水浴池，女郎把他全身冲洗了一遍，她蹲在脚边，连脚趾间都给擦洗了。银平俯视着她的后脑勺儿，她的头发就象古时候的散发，垂在脑后，在过肩的地方剪断了。

“给你洗洗头吧？”

“来吧……给你洗吧。”

平时他总是用刀片随便修修，所以他担心由于长时间不洗头，可能会有臭味，但他还是双肘支在膝盖上，把头伸了出去。当头发泡在肥皂沫里擦洗的时候，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

“你的声音，真好听。”

“声音……”

“是的。听过之后还留在耳朵里，真不愿让它消失。好象有一种温柔的东西要从耳朵渗透到脑里去。不管多么坏的人，听了你的声音，都会变得友善的……”

“哟，是说我娇声娇气吗？”

“不是娇声娇气。是很甜，难以形容……充满哀愁，充满爱情，所以明朗、优美。跟唱歌的声音又不同。你正在恋爱？”

“没有，要是那样就好啦……”

“等等……说话时别这么擦头……我听不清楚。”

女郎停下手，为难地说：“叫人羞得说不出话了。”

“真象天女的声音。即使在电话里听上两三句，大概也要吟味余韵的。”

银平差点掉下泪来。他从这个女郎的声音里，感受到了纯真的幸福和温暖的救助。这是永恒的女性的声音，还是慈母的声音？

“你家乡在哪里？”

女郎没回答。

“在天上吗？”

“哪儿呀，就在新泻。”

“新泻……市内吗？”

“不，一个小镇。”

女郎的声音小了，有些颤抖。

“是雪国的，难怪皮肤这么白。”

“说不上白哪。”

“身体白嫩，特别你这么美的声音，我从来没听过。”

擦洗完毕，女郎提起桶里的水，接连冲了一阵，接着用浴巾裹住银平的头擦干，粗粗梳理了一下。

而后，银平腰间围了条浴巾被领进蒸浴间。四方形木箱的前面门开了，他觉得被轻轻推进去似的。箱子上方的木板上有能伸出脖子的通道，脖子伸出后，女郎就把盖子放下来，脖子的通道也封了。

“断头台啊！”银平脱口而出，他瞪大眼睛，毛骨悚然，左右转动着夹在窟窿里的脖子，环视四周。

“许多人都这么说呐。”不过女郎并没有注意到银平的恐惧。银平看一眼进来的门后，视线停在窗子上。

“关窗子吗？”女郎朝窗户走去。

“不、不。”

看来是由于蒸浴间里热气不散才打开窗户的，浴室的灯光映照在屋外的榆树叶上。榆树挺大，灯光照不到茂密的枝叶深处。银平仿佛觉得从那枝叶的阴暗处传来了微微的钢琴声。琴声不成曲调，肯定是幻觉。

“窗外是院子吗？”

“是的。”

在夜晚微弱的灯光下，一个白皙的裸体姑娘伫立在绿叶点缀的窗前，这对银平似乎是个难以置信的现实。姑娘赤脚站在浅桃色的瓷砖上。一双年轻的脚，在膝部后窝里有一道影子。

银平想，要是孤单地呆在这浴室里，大概会觉得木板

窟窿将把脖子绞住，怎么受得了啊。坐在椅子似的东西上，腰部以下开始热起来。背后好象也是块热呼呼的木板，他把背靠上去。看来箱子的三面都是热的，也许还冒着热气。

“要呆几分钟？”

“那是因人而异的，不过一般十分钟……习惯了的人会坐上十五分钟的。”

门口的衣箱上面有一个小台钟，他看了看才过四、五分钟。女郎拧来一条冷水毛巾，搁在银平的额头上。

“哈哈，会烫？”

银平这会儿开始觉得自己从木箱子里只探出一颗脑袋，板着面孔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他来回抚摸着热烘烘的胸脯和肚皮，湿漉漉的。不知是汗，是蒸汽。银平闭上眼睛。

在客人蒸浴时，助浴女郎似乎没有别的事，银平听到她掏出香水浴池的水冲洗浴池的水声。他仿佛觉得海浪正在拍打岩石。岩石上有两只海鸥扑扇着翅膀正在相斗。故乡的海岸浮现脑中。

“几分钟啦？”

“大约七分钟。”

女郎又拧来毛巾敷在银平的额头上。银平感到一阵冰凉的快感，突然他朝前伸了伸头。

“哎呀，好疼！”他清醒过来。

“怎么啦，您？”

也许女郎认为银平热晕了，她拣起掉下的毛巾重新敷到银平额头上，用手按住。

“要出来吗？”

“不，没事儿。”

银平被一种追逐这位银铃般声音的姑娘的幻觉俘虏了。这是东京的某条电车大道。那条人行道上的银杏林荫树还在脑子里留下一丝记忆。银平浑身冒汗了。他发觉自己的脖子被箱板的窟窿枷得动弹不了时，不由得扭歪了脸。

女郎从银平身边走开了。可能是银平的样子使她多少感到有些不安。

“象这样，只露出脑袋，你看我有多大？”银平试问道。助浴女郎答不上，便说：“男人的年龄猜不准。”

女郎并不仔细瞧银平的脸，银平也就没有机会说自己三十四岁了。他猜想女郎可能还不到二十岁。无论看她的肩头，肚子或腿，都无疑是处女的样子。一点胭脂也没涂，但双颊都泛出了天真浪漫的玫瑰色。

“让我出去吧。”

银平哀声说道。助浴女郎打开银平喉咙前的木板，两手托起搭在他脖子上的毛巾，象捧着什么贵重东西似地把银平的脑袋捧了出来。

然后揩了揩他全身的汗水。银平腰里围着条浴巾。女郎在靠墙的躺椅上铺好白褥子，让银平躺下，从肩膀开始给他按摩。

银平这才知道按摩不光是抚摸揉擦，还用掌心劈里啪啦地拍打。助浴女郎的手掌是少女的手掌，却出乎意料地连连使劲拍打他的背部，打得他呼吸都感到困难。银平联想起幼小的孩子用胖乎乎的手掌使劲打父亲的额头的情形。银平低下头时，他就接连朝头上捶打。这是什么时候的幻影呢？可

如今，那幼儿的手正在坟墓底下拼命地捶打盖着他的黄土壁。牢狱阴暗的围墙正从四面八方逼来。他冒了一身冷汗。

“要擦粉吗？”银平问道。

“嗯。你觉得不舒服吗？”

“哪里。”银平慌忙回答说，“我又出了点汗……要是有人听着你的声音还感到不舒服，那他就要犯罪了。”

女郎忽然停住手。

“象我这样的人听来除了你的声音一切都消失了。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也是危险的。不过声音是既抓不住也追不到的呀，就象长流不歇的时间或生命。哦，或许不是这样。你是什么时候都能发出好听的声音。可是，如果你就这样不作声，那谁也没法让你发出动听的声音来，是吧？有可能逼你发出惊慌声、愤怒声或哭泣声，但要不用自然的声音说话，那是你的自由。”

助浴女郎凭着这种自由默然着，从银平的腰部揉到大腿后边，又从脚心揉到脚趾。

“请您脸朝上……”助浴女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嗯？”

“现在请您脸朝上……”

“朝上……就是仰卧是吧。”银平手按住围在腰部的浴巾翻过身来。助浴女郎刚才那微微颤抖的喃喃声，恰象鲜花的芬芳留在耳朵里，随着银平的身体转过来。这种芬芳似的陶醉从耳朵渗入肺腑的滋味，是从未体味过的。

助浴女郎把身子紧靠在窄小的躺椅边上，站着给银平络

膊按摩。银平头上便是女郎的胸部。乳罩扎得不很紧，但白色的布边还是在胸肌上勒出浅浅的道凹痕。然而，从胳膊到乳房她都还没有发育得十分成熟。女郎有一张稍带古典味的长型脸，额头不宽，也许是头发没梳鼓而全部拢到后面的缘故，显得高些，这使那双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脖子到肩膀的线条也尚未隆起，肩头圆溜溜的，充满着青春活力。女郎肌肤的光泽太近了，银平闭上眼睛。他看见了象木工用的那种钉箱里装满着细小的铁钉。铁钉都闪闪发光。银平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天花板是漆成白色的。

“我的身体比我的年龄老吧，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银平低声说道，但他没有说出年龄。

“三十四了。”

“是吗？还年轻哩。”女郎不动声色地说道。她已经按摩过银平的头部，这会儿搓他靠墙的那只胳膊。躺椅的一边紧挨着墙壁。

“我的脚趾象猴子似的，又长又皱，是吧？我很会走路……但这丑八怪脚趾，自己看了都发毛。这样的脚却让你那美丽的手按摩了。你帮我脱袜子时，没吃一惊？”

女郎没回答。

“我也出生在内日本（指靠日本海一边——译者）。西海岸满是黑色的岩石，得靠长长的脚趾，象抓着岩石那样赤脚走路。”银平半撒谎地说。银平为了这双难看的脚，在青春的各个时期，不知说过多少次谎。但是连脚背上的皮肤又厚又黑，脚心上布满皱纹，长长的脚趾骨节突起又从骨节处令人作呕地弯曲着，这些，都是事实。

现在他仰卧着接受按摩，看不见脚，就把手举到脸上面瞧了瞧。女郎正给银平放松胸臂连接处的筋络，就在乳部附近。银平的手不象脚那样奇形怪状。

“内日本的什么地方？”女郎语气自然地问道。

“内日本的……”银平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爱提起出生地。我和你不一样，已经没有故乡了……”

女郎大概并不想了解银平的故乡，所以不见得有心打听。这间浴室的照明不知怎么搞的，助浴女郎身上好象都没有阴影。女郎一面揉擦银平的胸部，一面倾过自己的胸部。银平闭上眼，手也不知往哪里搁好。要是伸到肚子旁边会不会碰到女郎的侧腹部呢？他担心哪怕指尖碰一下，也有可能“啪”地来个耳刮子。银平还感到种真正挨了打的震动。他大吃一惊，想睁开眼，但是眼皮张不开。眼睛给什么东西狠狠地揍了一下，泪水欲流而流不出，眼球痛得就象炽热的针在扎着。

揍银平面孔的不是助浴女郎的手掌，而是一只蓝皮的女用手提包。并不是挨打的那阵子就知道是手提包，而是挨过打后看见了落在脚底下的手提包。银平不知道究竟是被手提包打的，还是扔过来的手提包砸的。手提包结结实实地在脸上打了一下，这是确实的。因为是这一下才使银平清醒过来的……

“哎哟！”银平叫了一声。

“喂，喂……”他想叫住那女子，顿时想提醒她手提包掉了。但女子的背影朝药店那边拐角里一转，便消失了。只有蓝色的手提包遗留在路当中，就象是银平犯罪的不可动摇

的证据。震开的提包口里露出了成叠的千圆票。但银平最先看到的并不是那成叠的钞票，而是作为犯罪证据的手提包。由于对方是抛弃手提包逃走的，银平的行为似乎构成了犯罪。出于这一恐惧银平飞快地拾起手提包。拾起手提包后才对成叠的千圆票大吃一惊。

银平以后还在怀疑，那家药店莫非是个幻影。没有一家商店的住宅区里，只有孤零零的一家又小又破旧的药店，真是不可思议。但是蛔虫药的招牌竖挂在店前的玻璃门旁。怪事无独有偶，通过这片住宅区的电车路的拐弯处，面对面开着两家同样的水果店。两家的店面都摆有装樱桃、杨梅之类的小木箱。银平跟踪女子的时候，女子之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唯独这两家面对面的水果店在那里突然闯入眼里，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想记下通往女子家的拐弯处？整整齐齐排在箱子里的杨梅也历历在目，看来确实有水果店。但是，也许是将电车道到拐弯处一侧的水果店，错看成两边都有了。那种时刻，把一个东西看成两个，并不是不可能的。后来银平一直苦于克制要去看看究竟有没有那家水果店和药店的心理。其实他对那条街也并不很清楚。只不过把东京的地理在脑子里描绘一番，知道个大概而已。对于银平来说，那是女子的去向，只是一条路。

“对啦，也许她并非打算抛弃的。”银平在女郎摩挲他肚子的时候，无意中自语道，他急忙睁开眼睛，但未被女郎察觉又闭上了。也许她露出了一副地狱里的魔鸟似的眼神。对于那只女用提包，幸好没漏嘴说出抛掉的是谁和抛掷的人是谁。银平的腹部突然发硬，接着开始起伏。

“好痒啊！”银平说道，女郎赶忙松了手。这下真的酥痒，银平舒心地笑出声来。

直到此时此刻，银平一直认为不管那女子是用手提包打也好，是扔来砸他也好，他是盯着里面的钱跟来的。当恐怖感达到顶点时，她就抛弃手提包跑走了，他解释道也许这个女子并不想扔掉它，而是想用拿着的东西来撵赶银平，由于用力过猛，手提包脱了手。不管怎样，假若女子横扫过来的手提包打着了银平的脸，这就说明两人靠得相当近了。走进寂静的住宅区后，银平大概还在不自觉之中，已经缩短了跟踪的距离，大概女人发觉银平可疑，才摔了手提包逃跑的吧。

银平并不是为了钱。女人提包里是否有巨款，他既没有发现，也没有想过。他是为了消除明显的犯罪证据去拣手提包的；手提包里藏有二十万圆。两叠没有折纹的十万圆钞票，还有储蓄存折，看来她是从银行返回的，她准是以为从银行就丢了的。里面除了成叠的钞票外，零钱只有一千六百多圆。银平一查存折，已领出二十万圆，~~而剩下的只有三万七千多圆。~~就是说女人把存款大部分都取出来了。

女人名叫水木宫子，银平是从存折上知道的。~~如果不是~~以钱为目的，而是被女子的魅力吸引，~~那应该把钱和存折送~~还水木宫子的。然而，银平不会还的。~~正如银平追赶那女人~~一样，这笔钱也宛如一个有灵魂的生命动物追着银平。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偷钱。与其说他偷了钱，倒不如说这些钱本身正在恐吓银平，而不愿离开他。

拾手提包时，并没想到偷钱。一旦拣起，手提包就成为

犯罪的证据，银平赶紧把它夹在西装腋下，一路小跑来到电车道上。不巧那不是穿大衣的季节，银平买了条包巾急忙出来了。他用包巾把手提包包起来。

银平租了二楼的一间房间，过着单身汉生活。水木宫子的储蓄存折啦，手帕之类的，都塞进炭炉里烧了。因为没有记下存折上的地址门牌，所以不知道宫子的住处。再也没有送还钱的打算了。存折、手帕和梳子之类，烧起来会有气味，但一想到手提包的皮革气味一定更臭，他就拿剪子把它剪碎。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一片一片地投进火里烧完。手提包的铜卡口、口红，还有小化妆盒上的金属，都烧不掉，就赶在半夜丢进了污水沟里。这些就是被发现了，也是很普通的东西。银平把那只用得所剩无几的口红拧出来一看，几乎打了个哆嗦。

银平留心听广播，也常看报，但没有一条消息说内装二十万圆现金和储蓄存折的手提包被劫。

“嗯，那女人是没去报案。她一定有什么不便于报案的苦衷。”银平嘀咕道，忽然感到阴暗的心底让一种奇怪的火焰照亮了。银平跟踪了那女人，反过来那女人也有勾引银平跟踪的什么因素。说来恐怕是同一个魔境里的人物吧。银平凭经验知道这点。一想到水木宫子大概也和自己同类时，银平就心荡神驰，他后悔没有把宫子的住所记下来。

银平在后头跟踪的时候，宫子无疑是害怕的，但也许还有一种自己不曾察觉到的跳跃似的喜悦。人会有那种只有主动者快乐而没有被动者的快乐吗？走在街上的漂亮的女人多得是，银平偏选准宫子跟踪上了，这是否就象毒品中毒者找

到了同病的人一样呢？

银平第一个跟踪过的女人玉木久子的情形，明显就是这样。说是女人，不过是个少女。大概比这声音优美的助浴女郎，还要年轻些。她是高中女学生，是银平的学生。同久子的关系暴露后，银平被开除了教职。

跟随到久子家里的门前，银平面对那豪华的门面呆住了。连接石墙的大门门扇的铁格子上装饰着蔓藤花图案。门开着。久子从蔓藤花图案的铁格子后面转回头来叫道：

“老师！”

苍白的脸上泛起美丽的红晕。银平的脸也发烫了：

“啊，这是玉木同学的家吗？”银平声音沙哑地说道。

“老师，您有什么事吗？是来找我家的吧？”

到自己学生家里来，不应该偷偷尾随而来。不过银平还是假装感慨地说：

“是啊。真不错，这样的房子战火中没烧掉，真是奇迹。”说着朝门内望去。

“我家都烧掉了。这里是战后买的房子。”

“这是战后……玉木同学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老师，有什么事儿吗？”久子隔着铁的蔓藤花图案，怒目盯着银平。

“哦，是的。是脚癣的……嗯，玉木同学的父亲，知道治脚癣的灵药是吧？”银平说道，心想，在这么豪华的门前，胡治脚癣象什么话。他哭丧着脸。但久子依然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脚癣吗？”